

第八回 假偏遇假一首詩窺破機關 痴復逢痴三杯酒旋成奸計

詞曰：

復蹈前車，依然覆轍，無非覓到心腸熱。傳來喜是舊相知，一番見面殊懸別。鬼蜮成群，杯中留飲，思量英名傾賢哲。無端空受惡人名，笑他弄巧終成拙。

右調《踏莎行》

話說秋人趨西湖上既遇著真梅生，便不好意思，逃往他處。只因這項買賣倒是養生妙策，所以不肯放。他思量雲、水二生只在江湖遨遊，未必遠遊他處，心裡打點，要往燕京，照舊開起書畫店來。倘或遇了往來貴客，不惟可以肥橐，或者小小功名可以圖到手，豈非大幸？遂同了兒子，一路往北。

到了京師，即便央人借兩間房子，開在馬頭興處。這房子恰好賃著章太僕家的，依先掛起招牌。那京都最重斯文，不幾時，便把梅再福的名藉藉人口。這且不題。

且說水公子得遇雲生之後，兩個真正如膠似漆，金蘭結誼。水生一日對雲生說道：“小弟與兄雖則良朋契合，朝夕琢磨，一生慕才之心，彼此俱相慰矣！但一來琴瑟未諧，則宗祧尚爾無望，何以免不孝無後之譏？二來金印未掛於肘後，則書香尚爾未繼，何以為揚名顯親之舉？將來作何計策以圖二事？若局局作轅下駒，老死牖下，一抔黃土，徒葬空名無益也。”雲生道：“吾兄所慮，弟亦慮之。但奉倩有難得之悲，安仁作悼亡之賦，誠以閨閣佳人非易睹也。如吾與兄懷抱既高，自負不小而室中之友，不解朝月吟風，徒事紅紅倚翠，不善調琴和瑟，唯如抹粉塗脂，則眼中安乎？心中忍乎？此婚姻之事，非可輕議也！至於功名，則又吾輩意中所不能去者耳！青年積學，白首無名，使祖與父之簪纓，一朝墜失，無論抱慚於己，亦且遺笑於人；不特無益於時，亦且無聞於後。中心藏之，何日忘之？但以我兩人之才，功名唾手，自問可期。但當今之時，則又甚難：文帝好老，而臣又少；景帝好武，而臣又文；武帝好少，而臣又老。顏駟之嘆，千古向嗟；至於劉賁之策，見黜於時；張奭之才，得列於第。有心共慨，斯世咸悲。然而公道在人，才難終棄。弟與兄豈終淪落，而長為農夫，以沒後世者耶？今當與兄直探月窟，奪吳剛斧，砍卻桂樹一枝，然後登廣寒宮，看霓裳舞袖，而姮娥亦使我見面也。但是功名乃婚姻關頭，假使功名無路，雖深閨有艷質名姝，瓊樓有仙姿淑媛，終不容青氈寒士，得親其笑語耳！故弟之意當進取功名，然後徐圖淑女，吾兄以為何如？”水生道：“此論大妙！弟薄有家資，莫若同兄納了比監，既可以潛心簡編，更可以看花上苑，真兩全之策也！”雲生道：“吾兄之論果妙矣，但弟行囊蕭然，恐不能以附驥尾，奈何？”水生道：“大丈夫作事貴達，當與兄共之，弟豈是吝錢虜乎？些須小物何必過慮！”雲生感激不已，即便同水生到家，辦了行資，流連數日，遂叫了船，一路望帝都進發。逢山登眺，遇水流連，雲生與水生唱和頗多，松風與青峰輪流負笈攜橐，亦不十分費力。

行不幾時，到了帝都。託了相知，兩人都納了監。雲生料白公子之事必然不提起了，即將真姓名去掛號。兩人安心在監中讀書，只樂得青峰、松風時常在外遊玩，把一座北京城無一處不走到。一日，兩個約了到興碼頭上去玩耍。忽然遇見了秋人趨。松風也識幾個字，看見招牌上依然是他家主梅再福姓名，忙對青峰說了。青峰道：“我和你兩個進去羞他一羞，可妙麼？”松風道：“且慢，我同你且回去，對相公說了，待相公自來，看他怎麼樣說。”青峰道：“有理，有理。”

兩個果然忙忙跑回，將所見之事一一對二生說了，二生也不覺好笑。笑了一回，雲生道：“小人趨利情深，何知羞恥？前在臨安被小弟衝破，不料又到此處，意謂我二人只在東南一帶娛情，再不想遠行至此，豈知我們恰恰又到此間，他也可謂數奇了！但他既為射利之心，不遠數千里奔波，今若又去衝破，使彼又要遠避，倒是一件大陰鷲。左右小弟已改了真名姓，聽他罷了！況書畫之業不比他事，兄以為然否？”水生道：“所見最是。”遂不許兩僮在外間走，恐他私去羞辱人趨，此是二生厚道處。

再表人趨，書雖不妙，畫即不佳，虧了雲生許多詩，又兼說春方、賣假藥這利嘴，所以這些半通的人倒要去求教他，詩不韻的人也要去求些歪詩歪畫，門頭倒覺熱鬧。

一日，章太僕拜客回來，看見人趨門前喧嚷，太僕問了左右是什麼生意，左右說是賣書畫的梅再福，方才曉得。晚間同湘夫飲酒，偶然談及此人，豈知正是他交契的盟兄，未曾配合的夫婿姓氏，心中暗暗歡喜。夜來對章小姐說了，章小姐道：“姐姐恭喜，姐夫有著落了。”文小姐道：“我究竟捨不得妹妹好嬌妻哩！”兩人說說笑笑，談了一夜。

明日，太僕又出門去了。文小姐對湘蘭說知，要去探望。章小姐道：“你去望姐夫麼？怎麼不與岳父說知？”湘夫一頭笑一頭寫了一個名帖，此番不寫姓石的，倒寫雲劍名字，要他問起，然後細把這件事說明。寫完，叫假松風拿了帖子出門。

不多路，即到了，傳帖進去道：“雲姑爺拜訪。”人趨看見帖上“雲劍”名字，心上見跳起來，又不得不出來接見。及至那湘夫見了人趨，心中大驚；人趨見了湘夫，心中大喜。一邊驚的不是故人，一連喜的不是冤業。見罷，湘夫即問人趨居止，云是洛陽，人趨問湘夫居止，也是洛陽。那湘夫早已知是冒名的了，只是人趨摸不著頭路，不知前日的是假，不知今日會的是假，心中暗暗好笑，想道：“我只道天下冒名頂替的惟我老秋一個，誰知又有兩個雲劍。”因而問起湘夫家世起來。哪裡曉得雲生履歷，湘夫一一盡知，便將侍郎致仕、白公子謀陷，逐件說出。人趨竟道前日真的是假，今日假的倒是真了，道他是太僕之婿，必不假人名姓耳。

湘夫便道：“小弟前日曾往姑蘇臨虎丘，在棲雲庵過，遇著一個開書畫店的，也叫梅再福，為何姓氏與兄相同，所業又與兄無異？昨聞台號，疑以為虎丘之梅再福，而不謂又有梅兄。難道前日之梅兄是假吾兄之名姓以射利麼？”人趨聽他所說，一發疑真雲生是假的了，忙答道：“小弟賤業，雖云不佳，然四方頗頗流傳。那姑蘇這姓梅的，原是假小弟名以射利，所以前日小弟亦曾遇見西湖那假小弟之名以邀譽者，被小弟面叱幾句，送官究治，苦苦哀求，小弟只得涵恕，立逐出境。彼時叩其真姓氏，尤其可笑，竟與姑爺尊姓、尊諱、並尊居世系，件件相同，可謂真正無恥遊棍！小弟賤名便假也無妨，至於姑爺的姓氏，又被他假，太是可恨！”

湘夫暗暗好笑，問道：“此人才具何如？”人趨道：“此人略略會做幾句不通的歪詩，還有一個姓水名湄的，與他相為首尾，至今不知又在何方假小弟的賤名、假姑爺的尊姓以邀名射利了！”湘夫聽他說又有個姓水的相知，畢竟是個才子了，心中又為湘蘭歡喜，便道：“小弟此來非為別事，正要請教佳作一二，以慰想慕。”人趨道：“拙作不堪之極，既是姑爺特地光顧，只得獻醜了。”因想道：“若將雲生之詩寫出，彼云已曾見過的，看過的，奈何？”想來想去，想著《曉起聽鶯》的那一首必不曾見。人趨心下想那兩首的，便道：“湖

上那兩首梅花詩，尤其是新作，妙不可言。忙忙的寫來，雙手遞過。湘夫看了第一絕句，是自己做的，假冒不必言可知矣。看了後二首新詩，反復細玩，不絕口的大讚。那人趨恰像真正讚他，竟居然受讚而不辭了。正是：

識破行藏尚不知，受人恩惠幾曾思？

無情背後全憑口，到底難瞞見面時。

湘夫看完，即便辭別，到底不說破他。歸來一路笑進湘蘭房中去，湘蘭忙笑道：“姐姐有了著落，這等快活。”湘夫大笑道：“快活多端，不特愚姊有了著落，連妹妹都有著落了。”便將假梅生許多說話說完，湘蘭亦大笑起來。又將雲生相知水湄說了，便道：“這姓水的必定是雲郎對手，故爾相知，豈非妹妹亦有著落了？”湘蘭反皺眉道：“姐姐自與雲生有訂，著落必穩，至如小妹，空中樓市，焉知蕭史尚未有弄玉，其人而必俟小妹乎？所謂有著落者，姐姐特慰我耳。”湘夫道：“妹妹何痴如此！但才子不輕於娶，猶爾我之不輕於嫁也。雲郎既未娶，那水生豈已娶之？日後包管在愚姊身上還妹妹著落。不然，妹妹若無著落，愚姊決不肯獨有著落也，情願陪妹妹作一世干夫妻，何如？”說得湘蘭變愁為喜。又將梅花二詩與湘蘭看，道：“二詩用意各殊，必是二生相唱和的，不知什麼緣故落在此人之手。今日得歸我手，可見是後日著落的預兆了。”說罷，大家歡喜不題。

且說那白無文恃父親宦勢，終日在家遊蕩。白都憲聞知，心中也不安穩，忙寫書叫他到京，也納了監。雲、水二生是要用功上進，足不出戶，那白無文徒以坐監為名，有甚心情看書？不是穿花街，便是走柳巷；不是賭博，便是醉酒，故此雲生也不曾見面。後來又添了一個臭味相投的晏之魁，也納了監，與白無文一見如故。這樣豪富子弟聚在一堆，就如那糞蛆一般，越多越好，今日我到某胡同婊子家作樂，明日就是你在某胡同私窠家備酒，真正乃馬牛襟裾，行尸走肉。

一日，雲、水二生同望客回，恰好在街上與白無文、晏之魁對面撞著。雲生連忙避過，白無文早已看見，對晏之魁道：“此人名喚雲劍，與小弟向有口角，不期他逃避於此，如今躲過，慢慢裡再撞著了，與他算賬。”那晏之魁中秋之夜也在醉鄉，不曾認得，倒勸道：“我們哪有閑工夫與這般小人算賬，待今秋我用銀子、父親宦力做了舉人，不怕這等小人不是我網中魚肉，何用這等時節妨了花酒工夫，與他淘閑氣。”方說得完，轉一條街，又撞見了雲生。那白無文聽了晏之魁說話也就罷了，偏是晏之魁一個家人也有些認得雲生，思量著了，便道：“大爺，這個人我方才看見有些面善，如今想起來，曾在虎丘山上把大爺打倒，又要打小的一千人，正是他。”晏之魁跌腳懊悔不已，道：“既是這等，何不早說？打他個不亦樂乎，以泄我舊時惡氣，可惜當面錯過。”白無文倒說：“晏兄方才勸小弟，小弟思量句句都是好說話。假使要打他，未免要動氣，倘或到婊子家取樂，感了些氣，生起病來，倒是一件大禍了。況且有打他的工夫，我們又到婊子家裡了，豈不是無益害有益？”晏三魁大笑道：“白兄之言，可謂至極，而無加絕妙的了！”說罷，勾了肩，搭了背，嘻嘻哈哈，得意之極，從此也不把雲生放在心上。而雲生自遇見他兩個之後，對水生說了，時時堤防，絕跡不出門戶，以避小人之禍。

看看秋闈將近，二生臨期抖擻精神，把七篇文章如鏤金刻玉，真是掄元奪魁。三場已畢，揭曉之日，雲生高高中了第一名解元，水生中了第六名經魁。報捷後，各各歡喜。

章太僕看見榜首又是一個雲劍，心中大驚道：“如何名姓與吾婿相同？”大以為異，即便抄了試錄，報知湘夫。湘夫已明明曉得是雲生，歡喜無盡，說道：“洛陽雲姓也多，名同也無足異。”只太僕自此亦罷了。湘夫又與湘蘭看，指著第六名水湄道：“眼見此人是妹妹著落處了。”湘蘭亦笑而不言。

太僕正欲訪問雲生蹤跡，豈知雲生鹿鳴宴後，即對水生道：“小弟與兄前日曾說，功名得手，即訪婚姻，吾兄且在都中尋問，小弟昔年曾與文總戎相交。承總戎征蜀之時，臨行將女所託，小弟矢心面訂。不期總戎蹈沒賊營，此女必然在家，待弟前約，今欲辭兄一往，訪彼消息。冬初即當入京，以俟春闈，何如？”水生道：“兄有佳期，自行踐約。但春闈伊邇，一訪後，如有消息，幸即入京。俟宮袍掛體，然後撒金蓮以入洞房，豈非快事？勿使小弟懸望。”雲生唯唯別去。

且說晏、白兩個也進場中，去應應故事，一來騙騙父母，二來掩塞耳目。出場指望錢神有靈，搖搖擺擺畢竟是個除舉人了。豈知揭曉那日，紛紛報事，只見報別人，再不見報他。心中甚是癢癢，對那父母親戚面前偏會嗟嘆，罵那主司瞎眼，取士不公，遺落了真正才子一般。還有那虛幫襯呵卵脬一輩人道：“是大爺這樣大才，遭了點額，若使小人們做了主司，把大爺必定做個解元。”豈知科場之事，雖或有些關頭，然也要寫完七篇，就是笑話、山歌、曲子填些上面，才好把譽錄生譽去。何曾見一幅白卷，中了舉人，進士？

那白無文過了幾日，漸漸曉得北監解元是雲劍了，大驚道：“這個畜生！倒被他奪了我解元去，這口氣怎麼出得！尋一個妙計策擺佈他才好。然已中了，沒奈何矣！莫若再舉前事，又停了兩年，又無證見。”左思右想，再想不出，因思量道：“何不備一杯酒，請那晏兄過來商議商議。”遂叫家人請過晏之魁來。少不得見了面，捏神捏鬼，大家稱屈一番。晏之魁道：“白兄今日見招，有何台諭？”白無文道：“聊備杯酒以相慰耳！”

坐了席，三杯酒後，之魁開口道：“不料今科主司這等不公，白兄大才，自然應該高擢；就是小弟三場，頗也見賞於親友，亦可以附榜末，竟是落孫山之外。”無文道：“總之弟與兄文字太高，亦太奇，自然那些灰塵進士做了幾年官，一雙盲眼，單會看銀子，哪裡還看得出這樣妙文章？然你我不中，一榜中無人可知矣！”之魁道：“正是有一件事要商量。聞得解元就是雲劍，倘來春被他偷了一個進士去，我和你就沒奈何他了。莫若如今設一妙計弄落他前程才好。”無文道：“弟正為此思量不出計策，特地請兄商議，還是兄有心計，可設一個妙計，小弟參謀罷了。”之魁眉頭一皺，計上心來，拍手大笑道：“妙妙妙！”無文忙問：“妙處怎麼樣？”之魁附耳低言道：“那樣那樣，如此如此，可妙麼？”無文也大笑道：“真個妙！真個妙！該敬一杯！”兩個遂呼盧浮白，直吃到出而哇之地位。此後有分教：小人計巧，巧中成拙，君子計拙，拙中成巧。要知所謀何事，且看下回分解。